

家乡那棵红枣树，伴着我曾住过的小屋。有过多少童年的往事，记得我曾走过的路。这首叫《红枣树》的歌曲曾扣动多少思乡人的心扉。当枣树花香，桐树花开，一缕怀旧的情愫会从心中升起。秋风起兮思飞扬，秋风起兮思故乡。那时的花，是否暗香如故；那时的月，是否皎洁如洗？本期特组合两篇怀旧散文，跟随枣树的花香重返老家，跟随桐花的清新回到儿时。



那时花开

枣花

程长明

老家庄稼地里大面积的麦子已收割完毕，只剩一行又一行的麦茬子留在黄褐色的大地上。

谚语说“枣花开，割小麦”，开始收割麦子，那枣子树也一定开花了。果不其然，庭院枣子树的小枝条上缀满了细细密密的花，清新别致，清香扑鼻，晶莹翠绿，如碧玉雕琢。树下，已落了一地黄绿的花蕊。没错，这就是枣花。一阵风过，便有了“簌簌衣中落枣花”的意境，也因为枣树开花，小院人家更显得温馨怡然。

枣花落，枣子生，枣树是我童年的快乐所在。那个时候老家的院子里有好几棵大枣树，一到开花时节，枣花密密匝匝，不知道有多少只蜜蜂飞在花丛里，嗡嗡声不绝于耳，直到夜幕降临，蜜蜂才会安静下来。落在地上的枣花被晒干后，风一吹便四散开去，脚踩上去会有咯吱咯吱的声音，像冬天踩在雪地上一样。

枣花盛开的时候，枣子已应运而生。儿时的我和几个邻居小孩除了在枣树下游戏，心思都在枣子什么时候能长出来，什么时候可以摘枣子吃，什么时候大人开始做枣脯。就这样看着枣子一天一个样，由小变大，由青转红，然后开始大快朵颐。俗话说“农历七月半，枣子红个屁股蛋”，这个时候的枣子才可以正儿八经地吃。大人也频频告诉我们，不能吃太阳晒热的枣子，更不能吃热枣子喝凉水，不然的话会拉肚子。可我们小孩子哪管得了这么多，只图嘴快活，从不计后果。

在农村有“门前有三树，家兴富三世”的说法，这三树除了石榴、桃树，就是枣树了。栽种枣树，有着非常悠久的历史，《诗经》中就曾记载：“八月剥枣，十月获稻。为此春酒，以介眉寿。”鲁迅先生在散文《秋夜》中写道：“我家门前有两棵树，一棵是枣树，另一棵也是枣树。”可见人们很喜欢在房前栽种枣树。

关于枣树的记载，还有一句深入人心，那便是“一日吃三枣，一辈子不显老”。古代神话中，也有关于“仙枣”的记载。古人非常注重谐音，“枣”字的谐音便是“早”，就像鲁迅先生在三味书屋的书桌上刻“早”字一样，枣树寓意早，有警示、催人向上的作用。古人认为多子多福，枣子有早生贵子的吉祥寓意，所以深受人们喜爱。

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，枣树代表着稳定、长寿和积累。在《晋书·卷二十七》中就有记载：“枣实百年一登，树龄千载不朽。”枣树还被称为“铁杆庄稼”，史书记载它是“木本粮食”。清代诗人崔旭有句：“河上秋林八月天，红珠颗颗压枝园；长腰健妇提筐去，打枣竿长二十拳。”有史以来，枣树已经习惯了千击万打，是一种有骨气、生命力顽强的树。

我静静地站在枣树跟前，微微闭眼，深深呼吸，枣花清爽的香味会瞬间穿过鼻腔沁入心脾。宋代的王曙，如此赞美枣花：“枣花至小能成实，桑叶惟柔解吐丝。堪笑牡丹如斗大，不成一事只空枝。”意思是，枣花虽小，结满累累果实，而牡丹虽然花大好看，没有什么实在的好处。

我现在终于明白父母为什么在老家的房前屋后栽种那么多的枣树，因为这么低调且冷清的小花，可以结出累累硕果，使得人们免于饥饿。

有人的地方，有枣树的地方，有枣花的地方，都有强韧的生活味道。

中午在办公室附近吃完午饭，返回的时候经过重庆路锦绣园，园内繁花似锦，吸引着我漫步其中，继而踱步到旁边的山林，沿着山间的游步道走着走着，一地桐花映入眼帘。

桐花开了！只见身旁散布着几株桐树，昨日的细雨打落了不少花朵，树上还留着一些，在看到桐花的一瞬间，我万分惊喜，甜甜的幸福顿时溢满心间。

我怕是近四十年都没有再见过桐花了吧！这一树树桐花是为了等我来欣赏此刻的美好。

最爱桐花的素雅，一朵一朵，独立而高洁，温柔而简朴。桐花的绽放总是在这谷雨时分，有轻柔的微风陪伴，还有这人间最美四月天与它相逢。明朗的天空，万物萌发的生机，就连这空气中流淌着不寒不燥、不紧不慢的温柔，都与它一起恬然而自在地盛开……

儿时的那一片花海又出现在眼前。

那时候我年龄尚小，大概只有四五岁的样子，常常被姐姐牵着手，蹦蹦跳跳在山间、在田野，去拾柴火、割猪草。有一次，刚走进老屋对面的井沟，漫山遍野的桐花就一下子紧紧包围了我。仰头看到的是一树一树盛开的桐花，低头瞧见的则是满地落英，还有正在飘落的桐花在身边纷纷扬扬……

在我眼中，它是世间最美的花。我一定在那花间幸福地轻舞过，我一定在那花瓣环绕中轻声歌唱过，我一定跟那满山的桐花都一一打过招呼，也跟它们细细聊过天……我一定是那片花海中最快乐、最开心的小娃子！

从那时起，朵朵桐花洁白的花瓣、粉红的花蕊，还有花海里小小的我，就成了烙在我心里最美的一幅画。

再进井沟，挂满枝头的桐花就变成了小小的桐树果，青青的，一颗颗，也像桐花一样独立地拥有着果蒂，却也不失热闹地一簇簇聚在一起。

深秋再进井沟时，便是一树树深褐色核桃般大小的桐树果，有的挂在树上，有的落在泥地里。

村里组织大家去采摘，大人小孩成群结队地来到山林里。人们拎着篮子，提着袋子，篮子里堆成了小山，袋子快被撑破了皮。在我的印象中，大家为捡桐树果要忙上好一阵子，收好的果子到处都堆得满满的。

井沟口的路边上住着几户人家，他们的院场里也铺满了黑黑的桐树

果。裹着小脚的老太太和系着围裙的小媳妇围着一个硕大的簸箕，用弯弯的小刀从桐树果里挖出桐子，再把桐树果的黑皮继续铺在院场里晒着，那是冬日里烤火最好的燃料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桐油、生漆是十堰当地的宝贝，村里家家户户都或多或少地保存着一些桐油。我家是用一节粗粗的竹桶盛着，密封好挂在偏厦的墙上。

黑黑的桐子如何变成了这清亮、透明的桐油，我不得而知，但我知道桐油是油漆的主要原料，可以防腐防虫防霉，最关键还可以增强木器的硬度。

桐油主要是用来刷木器，新箍的木盆、木桶都要涂上一层厚厚的桐油。每年夏天，家里的长者也会把一些磨损、老化的木器收集到一起，一一打磨后再刷上桐油，这些器皿便焕然一新，更加经久耐用。我最爱的是桐油油过的木椅，透亮无色的桐油，软了扎手的木刺，亮了木头的光泽，那手感绵软而细腻。

在老爸的回忆录里，也有着桐油的影子。当年老爸到十堰老街上小学，奶奶给老爸做了青布的长衫和千层底的新布鞋。老爸在回忆录里写道：“母亲用桐油油了鞋底，从此下雨下雪再也不会湿脚了。”

再后来，大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，东风公司刃量具厂扩建，井沟里被盖满了房子。已经长大的我还时常想着那一树树桐花。

终于有机会再进沟里去看时，已没了通往山间的小路，更没看到桐花或是桐树果，倒是遇到一对懵懂少年在小路尽头那不知名的树下谈笑风生，眼里满是青春的骄傲和甜蜜……

从那以后，我已是近四十年没有见过桐花了，没想到今日又遇到最爱的桐花。

谢谢你，桐花，给过我那么幸福的童年！

谢谢你，桐花，让我再次遇到美好的你！

桐树花开

李霞